

成都突圍痛定思痛之五：

從黑暗到光明

(續完)

威文

——我粉碎了共產黨的謾言

你這張路條是假的

重慶，養正別墅，午夜十一時許。

穿列寧裝的那名中年共幹，一進門便用充份顯露懷疑與輕蔑的目光，緊攝着我，上下打量。我則故意裝出茫然錯愕的神情，也望着他。陪他同來的鄧茶房，依然站在房間門口，一臉莫可奈何的苦笑。其實，我那一顆心，正在惴惴然的急速跳躍。

難耐的沉默，持續了很久，終於，中年共幹開口問話了，聲調在冷漠之中，透着嚴厲。而且，說話的速度也越來越快，他分明希望從我無暇思考的答話裏，找出破綻。不過，我也事先預防到他這一着——

「從那裏來的？」
「成都。」

「什麼時候從成都動的身？」

「上個月十五號。」

「有路條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我立刻掏出彭山縣公義場所發的那張路條，遞給他看。中年共幹僅掃視了一瞥，接着，又是令我猝不及防的一問：

「成都到公義場多少里？」

「大概一百三十里左右。」

不曾想到，他把手上拿着的那張路條向我一揚，用斬釘截鐵的口吻說：

「你這張路條是假的。」

我大喫一驚，忙不迭的問：

「怎麼會是假的呢？」

他振振有詞的答道：

「你說你上月十五號從成都動身，但是這張

路條上開的日期卻是今年元旦。那有一百三十里路，要走半個月的道理？」

原來如此，我故表輕鬆的失聲笑了。然後，

再耐心的跟他解釋：

「我是上個月十六號到公義場的，因為聽說各處都在打戰，不敢再往前走，只好在老朋友李碧成的家裏暫且住下。直到年底，打聽確實了戰事已停，才在今年元旦，再從公義場動身。這張路條，正是我動身那天，由公義場解放委員會所發給。我是個商人，怎敢假造路條，又何至於要假造路條呢？」

——我必須編這一段謊，方可使我從成都動身的日期，提前半個月，而不是恰好在成都淪陷前後的那幾天裏。否則，他一定會加深對於我的懷疑。「謊」是圓過來了，但是我心中卻在暗想，這名共幹，不失為一個精明厲害的腳色，往後

的問答，我必須加倍提高警覺。

我的答覆，使他無懈可擊，但他還在裝模作樣，鼻子裏哼了幾聲，眼睛仍然在我的身上打轉。這時候，我已聽出他說話帶有湖南口音，分明是位不肯投共的做同鄉。正想時，單刀直入式的詰問又開始了，他劈頭又是一句：

「你可認識盛文？」

我唯有以一聲反問閃避，我說：

「盛文？盛文是什麼人呀？」

「是你們長沙同鄉。」

「他做什麼生意？」

「他是國民黨的成都防衛總司令，」中年共幹嘿嘿冷笑的道：「你在成都的時候，看見過盛文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搖搖頭：「照你的說法，盛文是總司令，我不過一名小商人而已，我怎會見得到他呢？」

「那麼，你住在成都，總該知道他呀？」

我忽作恍然大悟狀，連連點着頭：

「啊，我想起來了！從前成都是有個盛總司令，我在報上也曾見過他的名字。有人說他是我們湖南同鄉，但是也有人說他是湖北人。他究竟是湖南，還是湖北？我就搞不清楚囉。先生，你認識盛文嗎？聽說你們正在捉他，是否捉到了呀？……」

沒奈何舍正路弗由

共幹被我的反疲勞轟炸，鬧得很不耐煩了。他揮揮手，打斷了我的話，謾口應了一聲！

「盛文他逃跑了。不過，我想他是絕對逃不脫的，」說罷，又頓住，再目光閃閃的注視了我好大半天。然後，他吁了一口氣說：「對不起，請安歇吧。」

輕而易舉，過了這相當危險一關。共幹方走，我便向內子和小女回首一笑，走過去關上了房門。臨到門口，還聽見那名共幹和鄧茶房在邊走邊談。共幹問道：

「你確實是認識這個人的？」

「當然認識，」鐵肩擔道義的鄧茶房，一口咬定的說：「他在成都做布匹生意，常來常往的。每回到重慶都住在我們這裏，人家是規矩矩的生意人，那裏會是什麼盛總司令？」

原來，我們一家三口之僥倖脫險，多一半還是靠鄧茶房的見義勇為，極力保證。一宿無話，翌日一早盥洗完畢，我邀鄧茶房同去喫早點，問起他昨夜那名共幹，為什麼單獨盤查我一個？鄧茶房的消息倒還靈通的，他說：

「共產黨的重慶警備總司令部最近奉到命令，據說成都防衛總司令並未陣亡，他率領國軍衝出重圍，盛文負了傷，被他的衛士攙起逃了出去，所以各處都在嚴密搜查。那個要是逮到了盛文，毛澤東跟劉文輝備得有兩份重賞啊。昨天晚上，頭一次來查房間裏人說陳大爺你跟那位盛總司令有點點像，他們就又派張指導員再來查一查，讓陳大爺多費了不少口舌。」

我誠心誠意的向他道謝，我說：

「那裏，昨天夜裏的事，多虧有你幫忙。否則的話，只怕多費唇舌之外，還會添加不少的麻煩呢。」

鄧茶房當然聽不出我話中的深意，他朗爽的打了個哈哈，又說：

「現在沒有關係了。聽說再過幾天，重慶還要全市大搜查呢。」

趁此機會，我便向鄧茶房說：年關將屆，留在重慶麻煩又多，我想早日成行，趕回長沙過年。我問他能否代我買幾張到漢口或宜昌的船票。鄧茶房聽後，居然毫不遲疑，一口答應。——他有一個拜把弟兄在四川旅行社做事，所以當天午間他便代我買到了四張到宜昌的民憲輪船票。更巧的是，民憲輪訂在午後四時啓碇。拿到票子，一家三口真是大喜過望，因為誰也沒有想到，我們能够這麼迅速而順利的逃出四川。

不過我為小心謹慎起見，臨上船前，我仍還是派我在重慶街頭不期邂逅的三十六軍一二三師師長雷振，到輪船碼頭去實地觀察一下。等了許久，雷師長回來了，他帶給我們的消息，卻是大事不好。因為，我們所要搭乘的民憲輪，時正停泊江心，一應旅客，必須經由朝天門碼頭擺渡。而朝天門碼頭上時正密佈共軍，戒備森嚴，如臨大敵，對於往來旅客盤查極為嚴密，稍有疑問，立即加以扣留。所以，雷師長的結論是，我們決不可以從朝天門碼頭上船。

聽完了雷師長的報告，一行四人，面面相覷，先前一番狂喜，猛一下子被這一盆冷水澆熄。大家正在遑遑徬徨，焦灼萬分。當時情景，頗有伍子胥過昭關之概。我沉思良久，心想如欲通過這一道關口，所可求助的，眼前就只有那位鄧

茶房。因此，我便再去找他，跟他商量，我一開口就問：

「你哥子的兄弟伙裏，有沒有撐小划子的？」

鄧茶房不愧是個老江湖，他乍聽我這一問，登時就曉得我用意之所在。我是爲了避免朝天門的盤查，打算僱划子直登民憲輪，於是，他點點頭，答了一聲：

「有的。」

養正別墅，築在江濱，打開後門，拾級而下，還有一個小小的碼頭。這個地理形勢，我先已實地勘察過了。因此，當時我僅祇伸手向後門一指，——一切盡在不言中，我壓低聲音說了一句：

「我們想從那邊走。」

鄧茶房立即會意，他頻頻領首。右手一拍胸脯，悄聲答我：

「請陳大爺放心，一切包在我的身上。」

前後矛盾莫此為甚

誠所謂：「十步之內，必有芳草；十室之內，必有忠信。」四川袍哥，又稱漢流，原是反清復明從事民族革命的秘密組織，以「仁義禮智信」爲堂名。袍哥弟兄，立身處世，大都能够達成這五項美德。鄧茶房的慷慨仗義，言出必行，不過是無其數的事例之一。那一天，他和我商議定妥，旋即匆匆外出，不到半個小時，便已有一隻小划子悄悄的划到養正別墅後門碼頭。我和內子、小女、雷師長、羅副參謀長，由鄧茶房陪同，

船口不語，悶聲不響的登上了小划子，就此鑽出了共軍佈下的天羅地網。鄧茶房一直把我們護送到民憲輪上爲止。盤踞重慶的十萬共軍，也防範不了區區如我和鄧茶房的臨機應變，穿隙偷渡。都上了民憲輪了，鄧茶房面面俱到，有始有終，他從懷中掏出一封介紹信，請我到宜昌後，去找中央飯店的汽燈工人鄒大年。

臨別之際，我們一行都對鄧茶房由衷感激，不勝依依，我取出了兌作路費的六千僞幣，塞到鄧茶房的衣袋裏，聊報他的援手之恩於萬一。可是，鄧茶房卻堅不肯收，他和小划子上的船夫，反倒一再向我鞠躬致歉，口口聲聲的在說：

「共產黨來了，一切都亂。沒能好好的招待大爺，還請大爺海涵。」

船上也有稽查人員，多一半也是鄧茶房打過招呼了。劈面相逢，卻祇問一句：

「檢查過了沒有？」

於是由我高聲的回答他道：

「檢查過了！」

一句假話，相互心照不宣。檢查人員把手一揮，讓我們魚貫登船。進了統艙，我再請來一位茶房，給點小費，很容易的買到一個艙位，一倒上床，頓覺陣陣疲意來襲。我就此蒙頭大睡。淪關又過，啓碇在即，我大可以置生死安危於不顧，睡它個够再說。任大江南北：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。

元月二十一日民憲輪駛抵宜昌。登岸後，到中央飯店，找到了汽燈工人鄒大年。他一看鄧茶房的介紹信，先施禮，後請教；必敬必恭的問：

「陳大爺有什麼吩咐？」

因而，我們在宜昌只停留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便由鄒大年替我們買到了船票，送我們上船，汽笛一聲，解纜而駛，順流直下漢口。途中閑來無事，承一位同艙旅客借給我幾份成都的「新新新聞」報，逐張細看，看見元月三日，報上赫然有大字標題：

「劊子手的下場

盛文被格斃」

「新聞」內容，大意是說：我由成都率部突圍而出，抵達浦江，被共軍包圍。我部官兵傷亡「頗重」，而我卻仍在「強迫」所部官兵作戰，由而引起部下「不滿」，我乃被我的衛士所「殺」。

讀完了，我一方面有啼笑皆非之感，另一方面卻在覺得這樣也好。共方果真誤以爲我已被殺的話，那麼，他們一定會放鬆對於我的全面搜捕，到處嚴密盤查。

然而，就在同一份新新新聞報，元月十日那天的第一版上，卻又出現一條內容截然相反的「消息」。其大字標題有謂：

國民黨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

已成釜底游魂！

這一次共黨大宣傳的內容，則又說我正率部隊向川北雲鼎山方向「逃竄」，「解放軍」已在派隊「追擊」之中。然後又作「預言」：「不日當可將其全部殲滅」。前後矛盾，莫此爲甚，以我盛文個人的事作爲例證，這便是共產黨自欺欺人式的一貫宣傳伎倆。

化裝陳厨時遭呵斥

二十五日中午到漢口，在交通旅社略事休息，當夜乘火車南下，於是在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元月二十六日（陰曆十二月初九，星期四）上午七時，抵達吾鄉長沙。是日細雨霏霏，天氣很冷。我在長沙。本有祖上所遺留的兩幢房子，全被共黨以「逆產」為名加以霸佔，我們當然不會前去自投網罟。便僱了幾輛人力車，住進了落後街的悅來客棧。且喜沿途不曾遇見熟人。宿店後，我便命內子往寬族侄盛英傑，代壽川資，安排赴港行程。再請羅副參謀長代為訪晤老友鄭洛，探聽到香港去該辦什麼手續？兩人分別去後，我好整以暇的面爐向火。

不久，英傑滿面喜色，跟在內子之後敲門進來，劫後重逢，恍同隔世，英傑侄說：

「昨天共產黨報紙上還登叔叔陣亡的消息，怎想得到今天叔叔、嬌嬌一齊平安無事的到了長沙。這真叫人喜出望外，高興得不知說什麼好了！」

不過接下來他又很耽心的說道：長沙共黨檢查旅館也很嚴，為免意外，他想請我們即刻搬到他的店裏暫避一避。英傑在魚塘街開設一升三星壽衣店，歷時多年，門面極小，從來乏人注意，所以我當時就允了他的建議。只是我說還得等羅副參謀長回來，然後一同搬去。——正談着，老友鄭洛和羅副參謀長雙雙來到，鄭洛見到了我，驚喜交集，然而由於長沙早已淪陷，魔影幢幢，危機四伏，情勢已不容許我們暢敘離情，細說

脫險經過，所以鄭洛啓齒問我：

「你現在打算到那裏去？」

「臺灣。」

「那你要先到香港。」

「當然，」我頓即提出了請求：「所以我要請你想個法子，如何掩護我們幾個人從長沙到香港，避過共產黨的耳目。」

鄭洛凝神細想，滿室寂靜無聲。驀的，他兩手一拍，歡聲說道：

「有了！說也湊巧，我有一名舊部陶文瑞，他的叔叔陶伏生在香港經商，蠻有聲望。他先前寫過信來，要陶文瑞代他在長沙找一個湖南厨司。你們不妨借這個因由，就說是陶文瑞介紹你到香港去做厨子的。祇需稍微化裝一下，一定可以順利過關。」

我也認為此計大妙，而且相當穩妥，當下就依允了。鄭洛立刻便去找陶文瑞連絡，我們則等到黃昏時分，華燈將上未上之際，方再僱車分批遷往英傑的那家壽衣店裏，我們一家睡在一角小樓上。入夜，鄭洛果然取得了陶文瑞的介紹信，作為應付共幹盤查的憑證。我便命英傑明天一早出門，給我們籌措旅費。

英傑東奔西走，四處張羅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方始於元月二十七日籌到了偽人民幣四十萬元，折合現洋六十六元左右。他把這筆旅費交給了我，我便決定翌日一早啓程。

屆時，英傑先赴長沙車站買車票，我則改扮成鄉農模樣。頭戴舊毡帽，帽簷蓋齊眉，再圍上一條厚圍巾，掩口頂鼻，臉部只露出兩隻眼睛。

上車時，還一路裝着肚皮疼，呵背彎腰，埋首疾走，一頭鑽進了三等車廂。——取票登車之前，英傑為我介紹他的一位朋友，長沙華美藥房周茂林君，當年約有三十來歲，他去廣州辦貨，英傑徑指着我說：

「這位陳厨子，他幾十年不曾出過家門，完全是個鄉巴佬，得請茂林兄特別照顧。」

然後，他又「吩咐」我道：

「陳厨子，你在路上要好好伏侍周先生啊！」

我知道英傑用心良苦，當然只有唯唯應諾。開車前十分鐘我上了車，由長沙到廣州，整整一天我都儘埋着頭，心中就怕驟然之間遇見熟人。偏偏那位周茂林君年少氣浮，派頭來得個大。他上餐車用膳，便命我好生看着行李，我祇好就在原位叫一客蛋炒飯充饑。我在車上為周君倒茶水，下車奉命拎皮箱，偶或一個不如他的意，還得受他的大聲呵斥。我心裏在想，此子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，可笑亦復可憐。但也許是他命中修來，有這個讓我來侍候他一天的福氣。

直到元月二十九日傍晚，方始抵達廣州，周君帶我們到晏公街雲集商號住了幾天。二月一日我們搭乘廣九路車赴香港。半夜起身，留一封信請周君帶給英傑，告訴他業已平安抵步，以免懸念。然而，英傑侄卻先已被共幹查出他設法使我們逃出鐵幕，共產黨乃以「掩護戰犯」的罪名，逕予槍殺。英傑侄等於代我而死，他死得慘烈，但卻不愧為我們盛家的子孫。

床頭金盡枵腹逛街

凌晨三時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廣九路車汽笛長鳴，蠕蠕駛出廣州車站，載着我們從黑暗步向光明，衝破鐵幕，完成最後一段旅程。不過中午抵達深圳，在那陰陽界上還有一段險關。車到交界處的鐵橋戛然而止，橋這頭有共軍哨兵，橋那端有港府的中英警司，我們提着行李通過鐵橋。幸好，揣着陶文瑞的介函，兩道關口，總算都被我們順利通過了。

過橋到羅湖，深深吸了一口清新自由的空氣，再登車，直趨九龍。我在車上先買一份自由地區的報紙，在第一版上赫然又有來自鐵幕之後的「新聞」，大字標題，絲毫無改，仍舊是：

創子手的下場

盛 文被格斃

當時我真想站起來高聲的喊：

「請看共產黨的自欺欺人，漫天扯謊！我就是盛文，我已安然無恙的來到了自由地區！」

渡海到香港後，找了一家小旅館，名曰「南屏旅社」，暫且落腳。身畔所存，只有在廣州時所兌換的三十元港幣。我住進旅社後立刻草擬電稿，一份呈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，請轉呈 總裁蔣公，報告我已脫險抵港，擬即返臺。一份致吾姐淑君，告以行蹤，特別問及老母安否？——家母當年已八十二歲，而我音訊隔絕，「噩耗」頻傳即已歷四十餘日。慈母倚閭，憂急可想，所以我在這四十多天裏，幾無一時一刻不在為高年老母而懸念。尤其是尚未接到吾姐覆電的那些天，

心中始終忐忑難安。

還有一層惱人的問題，那便是「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」。身畔的三十元港幣，拍發兩份急電就花了二十七塊五，剩下的二元五毫子又繳了旅館錢。於是一家三口，一文不名，祇好漫步街頭，枵腹以遊繁華香港的五光十色，我們算是經歷過了平生從所未有之奇窘。

幸而他鄉遇故知，飢腸轆轆中，居然有大快朵頤，一飽口福的天賜良機。在馬路上忽遇舊雨，邱是膺同學夫婦，當下真是衷心歡慰，喜不自勝。是膺兄嫂殷切的問我們幾時來港，現寓何處？我便將我們的困境據實相告。他們二位當下就說：

「前三十六軍軍長鍾常青兄，現在改營貿遷之術，在高士打道開了昇王家沙小食店，曷不一道往訪？」

我說好呀，立刻僱車前往。到時方知鍾軍長的寶號剛好在那一天開張，他請我們據案大嚼，遍嘗美味，臨別又授我港幣百元。拿那張百元大鈔將旅館錢一繳，看賬房先生前倨後恭我亦心安。這才明白欠人錢的心理威脅，遠比餓肚皮更勝幾倍。

旋即接到吾姐覆電，謝天謝地，老母平安，又為我們匯來了港幣三千。緊接着顧總長覆電亦到，據告已飭臺灣保安司令部備就入境證，派員在機場迎迓時面交。顧總長愛護部屬細心週到，他也給我們匯來一筆旅費。從此我們不再為食宿而擔憂，次日移寓香港大酒店，以「陳崑」的名字登記，以免驚動各界。九死一生，心情自然輕

鬆。我們添置衣物，遨遊香江，一連盤桓了九天，方於二月九日搭乘盛京輪來臺。

抵臺翌日 總裁召見

三十九年二月十一日（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星期六）早上抵達基隆，再過五天才是農曆新年。老友羅恕人夫婦、西安綏署駐臺辦事處處長徐先麟等，還有面致入境證的保安司令部官員，俱在基隆碼頭迎接。可是下船後我們卻歸心似箭，驅車疾駛臺北廬所。一進門就看見八秩晉二的高年老母，正在庭中焚香燃燭，叩謝上蒼。——此情此景，畢生難忘，我們三個人登時便情不自禁的熱淚盈眶。然後就是聲聲歡呼，闔家團圓。每一個人的眼裏，都瞋着喜極而泣的淚水。

翌日星期日，親自草擬上 總裁暨顧參謀總長的報告。當晚八時 總裁即在陽明山官邸召見，長公子經國先生也在座。總裁詳詢成都之役作戰及本部官兵突圍經過，我一一呈明，總裁對我備致慰勉，使我又一度感動得流下了眼淚。

預告：下期刊登盛文夫人李蕙芸女士所著「鋒鏑餘生」

生活當年」敬請讀者諸君注意。